

斷伐去、枝葉繁累、經艸相爭、多用

段、

此觀相合、不

眇、

此觀相合、不

錢玄同文集

居士

轉心樂病多麻、直橫不免、可憐斯人、又

嘗、苦其孽乳瘦多、就文弱字九年、

第四卷

三

四

五

六

CF3
24423

文字音韵 古史经学

錢玄同文集

第四卷

中国
人民大学
出版社

中国文字略说

(一) 中国文字的源流

中国开化最早，在四五千年以前，有一个皇帝，叫做伏羲氏，他做了八个卦，就是☰乾（天）、☷坤（地）、☵坎（水）、☲离（火）、☶艮（山）、☳震（雷）、☱兑（泽）、☴巽（风）——左边注的，是卦的名目，右边（ ）里注的，是卦的意义。这八个卦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。不过上古的时候，没有历史，并且事物还简单，所以这八卦为甚么缘故要画这样一个形象，却无从知道。伏羲氏死了之后，便是神农氏做皇帝。那个时候，社会渐渐开明，事物比以前要多了，那简单的八卦，渐渐不够用起来了。所以到黄帝的时候，有一个仓颉，便照着万物的形象，造起字来。譬如日字作○，像太阳的形象。月字作☽，像月亮的形象。鸟字作鸟，鱼字作魚，像鸟鱼的形象。草字作艸，木字作木，像草木的形象。这些是最早造的字，就叫做“象形”字。但是有形可

以像的，才可以造象形字。没有形可以像的，便又想出一种法子来，譬如上字作丨，下字作フ，立字作亼，上、下、立这些字，都是没有形可以像的，于是假定一画做个标准，在一画上面竖丨，便是上字，在一画下面竖丨，便是下字，至于立字这一画，又把他当做地的记号，上面写个穴字（穴是古文的大字，大字本来的意义，就是人字），仿佛是人立在地上的样子，这种叫做“指事”字，意思是说指着这物体的样子，看了这个假定的形象，可以晓得这个字的意义。后来还有“会意”字，是把几个字合成一个字，这几个字的意义，就是这合成的一个字的意义。譬如天字从一大两个字，就是说天是第一样大的东西，没有第二样的东西能比他的。初字的意义，是起头裁衣服，所以从刀衣两个字，初是说拿把刀去裁衣服的意思。休字的意义，是说人休息，所以从人木两个字，就是说人坐在树木底下休息的意思。老字的意义，就是老年人，所以从人毛。（现在楷书写老子，笔画都错，照正体，应该写作𢂔字。）就是说人到老了，他身上的毛如眉毛、胡须、头发这些东西，都要从黑颜色变化做白颜色的意思。（𠄎字就是变化的化字的正体。）这“象形”、“指事”、“会意”三种字，都是从形象意义上头造出来的。但是社会上的物体，是一天多一天，形象意义，是有不够用的时候，于是又造出一种“形声”字来。甚么叫做形声字呢，就是一边写这字的形象（就是意义），一边写这字的声音，譬如蘇字本义是紫蘇，是草类的东西，所以从艸（艸字就是草木的

“草”字的正体)，是个形，声音和稣字一样，所以从稣，是个声。喉字本义是喉咙，喉咙在嘴里边，所以从口，是个形，声音和侯字一样，所以从侯，是个声。饗字本义是音饗，所以从音，是个形，声音和鄉字一样，所以从鄉，是个声。餌字本义，是粉做的饼可以吃的，所以从食，是个形，声音和耳字一样，所以从耳，是个声。自从这形声字一造，一切的东西，都可以有名目了。这是因为无论甚么事物，总有个意义，所以总可以有个字去配他做形。一切事物，都是先有声音，才造文字，所以这字的声音叫甚么，便可以把一个同音先造的字去配他做声。此外还有“转注”、“假借”两种，本册“独角”君的社说里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，在下也不多讲了。这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六样，合起来叫做六书，这便是中国造文字一定不可变的规则。试把古今书籍里边所有的字，一个一个看去，个个字都不能逃出这六条公例的。这六条公例，固然不是仓颉一个人造出来的，不过仓颉第一个造字，先有了象形，以后逐渐加备，到了形声的例一设，便把本国事物的名目，逐渐造完备了。假借的例一设，使无论后来新造的东西，新发明的道理，和九州万国的事物中国古来所没有的，都可以用他字的意义去引申，借他字的声音做标记，一一写将出来了。且说仓颉那时虽然造了文字，但是上古的时候，还是酋长政治，天下没有统一，兼之那个时候，还没有记字的书，所以写法却还没有一定。到了周朝初年（离现在，大约有三千年光景），教育

大兴。小孩子八岁，就要进小学校，头一步就是教他认字，便把六书的规则教给他，所以周朝的时候，有学问的人很多，就是人人识字的缘故。后来周宣王的时候（在共和三四十光景），有一个人，叫做史籀，他又造了一种字，名目叫做“大篆”，又叫“籀文”。他把他造的这一种大篆，做成一部书，名叫《史篇》。这个书到汉世祖的时候（在共和八百八九十年光景），已经少了一小半，后来渐渐里一点一点亡完了，现在这个书早已没有了。他这书的字体，和古文有些不同（仓颉以来到史籀以前所造的字，都叫做古文）。这书现在虽然没有，但是《说文解字》（是一部书的名目，请看下文，便可知道）里边，却还收了许多，大概比了古文的字，笔画总要来得繁多，据在下看来，大约这以前的字，各人各造，止要合着六书的规则，至于这个字的写法，却你这样造，我那样造，没有一定的形体，所以一国的文字，大约还不能统一。这史籀看了觉得有些不能普及，所以把一个字有许多写法的，聚合各种异体写成一个有定的形体，既然这样做，他这文字的偏旁配合，都要有一定的规则，不是随便省几笔做几点记认便可以敷衍的，自然这笔画不得不繁多了，这也是一定的道理。论起来，这史籀在中国文字上，是很有一番整齐统一的功劳的。但是后来孔子写《六经》（在共和三百六十年光景），左丘明写《春秋左传》，都仍旧用古文，不用大篆，这个缘故，或者因为是近人所造的字，不能据了改古来的书，是这个意思，也未可知（孔子和左丘明离

史籀不过三百年光景）。史籀之后过了四百多年光景，已经到周朝末了的时候。那时周朝的王，是没有一点权力，天下大乱。诸侯中间，有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、秦七国，都是很强大的，国国都想灭了别国，自己做皇帝。平日讲求的，是用兵打仗，恨古来圣人所讲的道理和他自己这种强盗行径合不上，于是便把那些书籍藁（俗写作丢）掉了，一切制度、法律、政治都随意乱改，不照古来的样子，就是说话和文字，也是各自改变，不遵周朝预定的用。这样搅了一二百年，末了便是秦国出来灭了周朝，又灭了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、楚六国，一统天下。那时秦朝的宰相叫做李斯，他跑了出来统一文字，这是共和六百二十一年的事（秦始皇二十六年）。但是这李斯却并不能复古文大篆，不过拿秦国的文字，做个标准，凡各处的文字和秦文不同的，一概都废掉，这种字就叫做“小篆”。（所以叫做小篆的缘故，因为小篆的笔画，就是拿史籀的大篆来改少一点，其实就是大篆的省写罢了。）李斯自己便做了一部《仓颉篇》，同时还有一个赵高做了一部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做了一部《博学篇》。这三部，都是小篆的字书，一共三千三百个字，后世总称叫《仓颉篇》。这书现在也没有了，但是近世有人把别的书里边有引《仓颉篇》的集在一起，虽然不是完全的书，也还可以见其一斑，大约小篆（就是秦文）的字，就是这一点了。

李斯虽则拿小篆来统一文字，但是那时《史篇》这部书却还在，所以大篆还没有废灭（古文却在那时亡了），又小

篆的文字，和古文大篆，也都相通。有小篆从古文大篆的字，譬如於字，本来是古文的鸟字，小篆有菑澑字从於。其字本来是大篆的箕字，小篆有期斯等字从其。小篆既然有从古文大篆的字，便可见小篆也不是随意乱造，不合古法的。还有古文大篆从小篆的字，譬如唐字古文作暭，这口易两个字都是小篆。迁字古文作𠁧，这手西两个字都是小篆。舗字大篆作𠁧，这浦皿两个字都是小篆。駕字大篆作格，这牛各两个字都是小篆。骤然一看，这小篆既在古文大篆以后的东西，怎么古文大篆反会去从他，这就更可知小篆的字，并非秦人妄造，有许多是沿用古文大篆的字不改，上面所列口易、手西、浦皿、牛各这些字，既有古文大篆去从他，自然本来是古文大篆，小篆不过沿用不改罢了。且说李斯用小篆统一文字以后，那时秦始皇正在烧书坑儒厉行专制的时候，官吏奏事极多，平民动不动便要坐牢杀头，刑罚的事情，也一天多似一天。于是有一个人，叫做程邈，造出一种隶书来，是把小篆的体，随意增减，这条例一开，从此便把造六书的精意破坏了。因为篆字（古文、大篆、小篆都是）造的时候，或象形，或指事，或会意，或形声，这字写成这样一个形象，总是有意义，合著六书中间的一种，决不是随便便乱写几点几画可以算数的。隶书便不然了，随便拿起一个篆文来少写几笔多写几笔，都没有甚么不可以。于是形也不像，事也不知所指，意也会不成，形声的字，或形是声错，或声是形错。譬如◎字本来很像太阳的形状，隶书写方了，

变做日字，便不像了。**𠂇**字本来很像月亮的形状，隶书写长方了，变做月字，便不像了。**𠂔**字本来很像鸟的形状，隶书写方了，已不象形，又把**𠂔**形变做…，于是两只脚的鸟，变做四只脚了。**牛**字本像前面看牛的样子，U形是两只牛角，隶书写做牛，于是把两只角变成一只角，并且切断的了。这是形不像的。**甘**字本从口含一，本来是说好吃的东西，一是指事，就是那样好吃东西的记号，隶书变做甘，把口字变做廿字了。**衤**字本是一种皂隶的衣服，从衣，因为这一种衣服上有一点记号，所以在衣字底下画/做记号，隶书变做卒，变从十字，便看不出记号了，这是事不知所指的。**弣**字从人拿弓，因为上古时候还没有棺材，人死了，便埋在旷野，恐怕有鸟兽去吃他，所以人家来吊丧的，都带了弓来相帮赶鸟兽，隶书变做弣，止有弓，不见带弓的人了。**饊**字本来的解说，是“中国人”，从页（就是古文“首”字）、从臼（像手）、从夕（像脚），合头和手和脚，就是一个人的意思，隶书变做夏，有头脚没有手了，这是会不成意的。**歛**字从欠是形，从畜是声，隶书作歛，变畜为食，声错了。**奔**字从夭是形，从卉是声，隶书作奔，变夭为大，形错了。**賦**字从戈是形，从则是声，隶书作贼，变成从贝从戎，形声都错了。**秌**字从禾是形，从千是声，隶书作年，禾千都看不见了，这是形声不对的。照这样看来，岂不是程邈造隶书，实在是中国文字界的大罪人么？但是他造的意思，原是给官府衙门里的差人皂隶用的，所以叫做隶书，我想随便递张呈子，写篇口

供，本来不是学问上规规矩矩的上等事情，就是这样求其省快，胡乱写写，原也不妨。无如秦朝亡后，到了汉朝，地保做皇帝，屠户做将军，不知道学问是甚么东西，竟因陋就简，把这种差人皂隶写的字，当做正正经经的用场，无论诏书、律、令历史古书，都用隶书写，篆书虽没有废，却并不当做正经用，所以到汉中宗的时候（共和七百八十年光景），这些学士大夫，已经连小篆都不能识得。那时止有五个人能够读秦朝的《仓颉篇》，这五个人，第一个齐人，姓名却已无从晓得。还有四个，叫做张敞、杜业、爰礼、秦近，到汉平帝的时候（共和八百四十多年光景），叫爰礼这些人来解说古篆文字，那时有一个人，叫做杨雄，就做了一部《训纂篇》，从《仓颉篇》以来的正体字，都收在里边了。从《仓颉篇》到《训纂篇》，一共有七部书：（一）《仓颉篇》、（二）《爰历篇》、（三）《博学篇》、（四）《凡将篇》（司马相如做的）、（五）《急就篇》（史游做的）、（六）《元尚篇》（李长做的）、（七）《训纂篇》，其中《急就篇》和《元尚篇》所收的字，都是《仓颉篇》里边所有的字，《凡将篇》稍微多几个，但是《训纂篇》里边，必定都已收了进去，所以止要说《仓颉篇》、《训纂篇》，那便连《凡将篇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元尚篇》都包括在内了。（《仓颉篇》这个名目，包括《爰历篇》、《博学篇》两种，上面已经说过了。）杨雄之后，班固、贾鲂又有著作。班固的书，分十三章，没有名目。贾鲂的书，叫做《滂喜编》，这上面所列的甚么篇甚么篇，从《史篇》起到

《滂喜篇》止，大都是四个字一句，或是七个字一句，和现在的千字文差不多。（这许多书中间，止有《急就篇》现在还在。开头是七个字一句，底下是三个字一句，底下又是七个字一句，末了又是四个字一句。别的书里边有引《仓颉篇》的，都是四个字一句，有引《凡将篇》的，都是七个字一句，大概还有这几部，也是差不多的。）因为这些书，都是给小孩子识字的时候读的，要他容易上口，所以句子都有一定。此外，还有《尔雅》、《小尔雅》（孔鲋做的）、《方言》（杨雄做的）、《释名》（刘熙做的）、《广雅》（张揖做的），这些书，都是专解释古书中间文字的意义，现在要看古书，明白古来文字的意义，这五部书都是很有用的（这五部书现在都还在）。但是这五部书止讲古书文字的意义，至于这个字在六书上头是属于哪一种，造这个字的时候，是个甚么解说，却没有讲到。共和九百四十一年（汉和帝永元十二年），有一个许慎，他据《仓颉篇》以下的小篆，《史篇》里的大篆（那时候《史篇》虽然缺少，却还没有亡完），壁中书（古文在秦朝时候已经灭亡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但是孔子用古文写的《六经》，还藏在孔子家里，汉朝的时候有一个鲁恭王，毁掉孔子的房子，于是《六经》便发见了出来，古文又重复被人家看见了）和钟鼎上面刻的古文，这三种东西合拢来，做成一部《说文解字》。照字的形，分做五百四十部。譬如艸类里边的字，字形必定从艸，便归在艸字部里。关乎一个人行为的字，字形必定从人，便归在人字部里。关乎说

话里的字，字形必定从言，便归在言字部里。这艸、人、言这些字，叫做部首，部首一共五百四十个字，所以成为五百四十部。这五百四十部的分法，精确之至，后来无论再做甚么字书，一部都不能加减他的。这是甚么缘故呢？因为中国的文字，到小篆时候便完全无缺，现在所用的字，总逃不出《说文解字》这一部书，虽然有许多现在用的字，《说文》（就是《说文解字》简称就叫《说文》）里边没有，但是这个是后来人没有学问，随意乱造的，要知道无论文言白话，书上写的，嘴里说的，到《说文》里去寻，总有一个正体字在里边。譬如这个的“这”字，《说文》正体作“者”，怎么的“怎”字，《说文》正体作“曾”，“腔套”两个字，《说文》正体作“肖韬”，“丢”字《说文》正体作“盍”，“甩”字《说文》正体作“奐”，这些市井俗语的字，《说文》里边还寻得出正体，更何况正正经经的书里边，间或有几个《说文》所没有的字，岂有反寻不出正体的道理么？《说文》里边所收的字，既然完全无缺，不能加减，自然他分的部，也一部都不能加减的了。《说文》没有出以前，虽然有文字，却没有一部可以查字的书（《仓颉篇》、《尔雅》这些书，不分部，不说本义，所以止可记记单字和书上的解说，要查他的字形和本义，便没有法子想）。自从这位许先生做了这部《说文》，从此字的形体，在六书上属于哪一类，和造这类字时候最初的本义，一一都明白了。人家要查字，随时可以按部去寻，所以论到古来在文字上有大功劳的，一共是三个

人：第一个是仓颉，字是他造的（伏羲画八卦，那还不过是个记号，所以造字文的第一个人，总要推仓颉了），这是不消说得了。第二个是史籀，其时文字异体太多，他造了大篆出来统一，这在文化普及上是很有大功劳的。第三个就是许慎，他创这分部的例，把文字的形体和本义，都弄明白，这也是有大功劳的。至于李斯这些人，便讲不上甚么功劳了。程邈第一个创造隶书，破坏六书精当的规则，虽然他止叫差人皂隶胡乱用用，至于正经行用，是汉朝人没有学问，不关他的事，但是他倘然不造，汉朝人又从那里用起，所以论到罪魁祸首，这程邈在文字上，总要算他一个大罪人了。（本节还没有讲完，下期再讲。）

（本篇发表于1910年3月10日《教育今语杂识》第1期，署名浑然。作者自言没有写完，但此后再也没有续写。）

说文部首今语解

兄弟这几个月里，因为有许多俗事，所以没有做这杂志上的文字。现在稍微空了些，赶紧先把这部首演他一篇。至于那篇《中国文字略说》，一则因为其中所演，要参考许多书籍，不能一时三刻做成；二则因为其中议论来得多，实实在在讲明一个一个字的甚少，恐怕诸君看了讨厌，所以先把这篇部首写将出来。那篇略说，等兄弟有空的时候，细细的做了，再一期一期刻他出来，诸君道好么。

第一篇（共十四字）

(1) 一 (一)，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（指事，於悉事切。）式 (式) 古文一（会意）。

案：这是部首第一个字，上面“惟初太始”等四句，是《说文》原文，解释这个“一”字的意义。现在把他演做说话，就是说，当初太古的时候，有这么一样东西，分出这个天地来。有了天地以后，又渐渐的生出世界上万物来。现在

看得世界上万物，有这样的多，但是推到顶古的时候，不过是这么一样东西分出来的。这样东西，照中国古说讲起来，便是甚么太极，照信耶稣教的人讲起来，便是甚么上帝，照现在的科学上讲起来，地球是从那太阳里分出来的，这一样东西，便是那个太阳了。这许多说头里边，是哪一说讲得对，本来是解决不来的。不过照道理看来，现在世界上既然有这许许多多东西，推想的最初，自然是有一样东西生出来的。譬如一家人家，宗族甚繁，假使一代一代的推上去，总有一个始祖生出来。人家是这样，社会自然也是这样。不过最初的那一样东西，既然没有人见过，自然也定不出他的形状，不能够造他一个象形字，止好就这么画了一横，算他是一样东西的记号。引申（引申的意义，就是拉开，把一个字的意义，从他的本义拉开来讲，也叫做引申。譬如一个“初”字，本来是说起首裁衣，所以从刀衣两个字会意。但是到了后来，一切的起头开始，都可以叫做初，不必一定限于裁衣服的起头。这就是把初字的本义推广来用，推广这句话，不是和拉开一样意义么。引申的名目，《说文》里叫做假借。意思就是说，起首裁衣读做初，固然是应该写这一个“初”字，至于别的事体起首也叫做初，论有起首的意义，本来和起首裁衣的“初”字相近，论嘴里边的叫法，也称他初，和起首裁衣的“初”字又同音，便不必再造一个别的初字，止要借这起首裁衣的“初”字去用就得了，所以叫做假借，和引申这个名目，也差不多。不过“假借”这个名目，

现在所用，和古来所含的意义，有些不同〔在下文“气”字里讲明〕，所以只好改叫引申。诸君须记清，凡本篇里边用到引申两个字，都是说从本义推广来用的意思），就是“第一”、“一个”，凡没有相对的，都用这个“一”字。这个一字，是没有形象的东西，所以是指事字。那个古文一字写做式，是甚么缘故呢？原来这式字是从一从弋，弋字的本义，是斫下来的一片斜木头，钉在一处，可以挂东西的。“一弋”的意思，和“一个”、“一枚”一样，合“一弋”两个字成一个的意义，所以是会意。

以前说过，仓颉以来到史籀以前所造的字，叫做古文。古文的笔画，又是很简单的。这样看来，“式”字既然是古文，“一”字比“式”字更要简单，这是甚么文呢？原来《说文》里边所收的字，除了列在下面，明明白白写出古文籀文的，是不必说，那列在上面不写明白的，有九千多字。其中古文籀文小篆都有，不过他既然不说明白，我们自然不能把他个个字都分出来，说这是古文，那是籀文，但其中有许多字，也还可以推想而得的。就如这个一字，照道理想来，自然是先有“一”字，后有“式”字。“式”字还是古文，自然“一”字更是古文了。

“於悉切”的意思，就是说把“於悉”两个字读快来，就是“一”字的声音（以后都是这样），这个道理，尝在那篇《中国文字略说》里讲明，这里不多讲了。

一字部里边，一共有五个字（连部首一字都算在里边，

以后都是这样算)，重文一个字（重文的意思，就是说，这个字有两个或三个以上写法，就如一字又写做弌，这弌字“就指列在下边的”，就叫做重文），例如元、吏、天这些字，都在一部里。

(2) 二 (二)，高也，此古文上，指事也（指事，时掌切）。上 (上)，篆文二 (指事)。

案：现在通用，都写这篆文的“上”字，不用那古文的“二”字。又一二三四“二”字，楷书却写做“二”，和古文上字没有分别。其实一二的二字，是以两个一字，应该两画写得一样长，古文上字，应该上画短，下画长。两字的写法，本来不同，不过楷书写得不好，所以没有分别了。

第一期里说过的，上字古篆写做上，为甚么这里止有二、上两体，没有上字呢？原来上字和二字，本来是一个，应该写做一（一也是一个字，应该写做一）。不过写字的人，跟着笔势，横里拉长一点，就成二，直里拉长一点，就成上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写上、二都可以。不过《说文》上字部里从上的字，都写做二，自然部首也应该写做二了。

上面总是高的，所以用高字来解释上字（上部里的字，都有高上的意义）。这个上字，本是个形容字，没有形可以像的，所以造了一个指事字。下面先画一横，是假定做一样东西，在这东西上边点一点，做了记认，意思就是说，在那样东西的上面，于是在上面这件事体，明明白白的指出来了。